

妳走後，我們租賃的小套房白牆上，佈滿了些許黑點。

原本是沒有的。當我湊近一看時，才發現是個長著翅膀的小黑蟲——黑毛茸茸的身體，像是個冬天穿上毛衣，窩在家裡一動也不動的老人。我看著牠們，臉幾乎要貼上去了，屏著呼吸怕輕易的吹走小黑蟲。

牠們的模樣看起來皮賴慫懶，占據了好多處。我們租賃在盆地那六坪不到的小套房，來了不速之客。一整面新租仍然白皙的牆，偌大一片的白色，被幾點黑色沾染上。顯得突兀。

廁所也是，並且更多。我 Google 了之後，才知道牠們叫作：蛾蚋。

蛾蚋科（學名：Psychodidae）屬長角亞目，又稱蛾蠓科、毛蠓科，俗稱蛾蠓、蛾蚋，是一種小的雙翅目昆蟲，多毛的身體和翅膀給它們一個毛茸茸的外觀。成蟲有一對長長的觸角，翅膀呈葉片狀。成年毛蠓科昆蟲大多出沒於夜間和潮濕的環境中（phlebotomines 科目除外）。幼蟲生活在水生生物棲息地（往往是含氧低的地方），包括浴缸、洗手盤等-它們都是浴室常見的滋擾性害蟲。

——《維基百科》

蛾蚋，性喜陰涼潮濕。最近雨總是一陣一陣下，難免潮濕，恰好適合牠們習性，有助於牠們的生長。房間是四方形的，小套房裡沒有客廳，有床的地方靠窗，躺在床上前方就是掛在牆上的液晶電視。下方是 Wii、Xbox360，妳的彩色手把裡面的電池都已經沒有電了。應該找個時間換一換才對。不過，最近不需要。反正妳好一陣子沒再玩了。

昨天我心血來潮想玩，才發現兩隻都沒電了。手機也是。最近電池好像很奇怪，充很久才滿，但是耗電很快。然後最近雨一陣一陣的，我在想會不會是潮濕讓電池們都壞掉了。

後來牠們就搬進來了。

妳可能不知道，牠們除了賴在牆壁上，也會窩在廁所的各個角落。網路上的資料說，牠們長大的地方是積水潮濕的容器裡。比方說，妳的漱口杯。廁所不容易乾，只要洗過澡後蒸氣和水珠都會慢慢堆積在容器裡面。即便那個漱口杯妳已經許久沒再用了。

我想像，牠們會不會像是蚊子幼蟲一樣，一彎一彎的如鉤子般，在水裡抖動漂流呢？想到這些，我便將妳的杯子裡的積水倒掉了。所以妳假如你回來，也不必怕喝到牠們。

好像是前天，還是大前天吧……妳的朋友來過，她說要拿走妳的東西。眼神冷靜的，看著我，又看著牆壁的牠們。牠們好像被驚擾似的，從白色牆面的此端，飛至不到一個跨步距離的白牆彼端。蟲子們好像飛得不遠，行動遲緩，我在想，這樣不是很容易被殺死嗎？

還是牠們是不是習慣了定居在一個地方之後，便依戀著的不想走了。不願意遷徙了，在同一個地方活一輩子。

然後，你的朋友幫妳拿走了堆放在門旁的那一箱東西。那裏面有一些我送妳的 CD，還有一些書。照片妳朋友說用不到，所以沒有拿。

我說，要不要拿漱口杯？她說，不用，有新的了。

噢，原來妳買了新的了喔。

陽台那株妳養的盆栽抱歉我忘記澆水了，不過它被最近的大雨淹死了。最近的雨都是唰唰唰唰的下——我想妳會這樣形容大雨吧：「像瘋子一樣沒完沒了。」

一起養的白貓，小饅頭。妳說妳要，我說可以，那麼一個禮拜放一張貓照片在臉書。不過，之後我把妳封鎖了，所以也看不到。因為我只想在照片看到小饅頭而已，其他不要，包含妳旁邊那個男的。

那張 IKEA 一起買的海藍色記憶床墊，我多希望躺沉下去之後，凹痕就不要再恢復了。後來大概被我躺壞了，所以妳說給我。我知道它會記憶著睡姿，那是我的睡姿，還有妳的。姿勢在那一片海藍色的床，就像泳姿。床是海。我泅泳其中，彷彿下沉，不斷下沉。

潮濕。整張床都是。很適合滋養小黑蟲。蛾蚋。

我開始想像牠們完全變態的生長，成蟲交配，摩娑著彼此身上的絨毛，褪去身上那黑色的毛衣，牠們會不會也和我們人類一樣，凝視著彼此的眼神，擁抱著對方，親吻時輕咬那腴軟的唇，最後相交呢？牠們飛行緩慢，飛不到一會兒就會停下來了，好像很疲累的蟄居在一個地方，待上許久。彷彿可以待到世界末日。牠們交錯彼此的觸鬚，或者停在同一面白色牆壁，靜靜的不動。像是等候著彼此。

妳知道嗎，牠們會從卵，幼蟲，蛹，最後變成成蟲。長大之後，牠們壽命只有兩周。十四天以內牠們就會死亡殆盡，似乎不會有意外的樣子。如果一般人可以活到八十歲，那麼就等於可以活兩萬九千兩百天；相比起來，假設牠們也可以活到八十歲，那這麼一來，牠們活過一天，比對人類就等於過了兩千零八十六天了。差不多過一天等於過了五點七年了。這麼想時，我便感覺到驚訝。

我猜妳應該會說：「好神奇噢！」

好像爲了傳宗接代，彼此相交之後，便在牆上等待著死亡來臨。

死亡的必然快速到來，彷彿殘忍，又如此自然。彷彿牠在告訴我，不必眷戀，不必眷戀。

妳一定覺得我很無聊。因爲後來，我便開始觀察其中一隻蛾蚋——那是一隻在瓷白馬桶旁邊的小黑蟲蛾蚋。

我每一天用手機爲牠照一張相作紀錄。從第一天到第七天，牠好像老僧入定一般，完全僵著不動。我仔細算，如果我觀察的第一天是牠成蟲的開始，那麼牠殘餘的生命就剩一周了。過了幾天後。到第十一天時，牠仍然是不動。

第十二天，第十三天，如翻書一般，紙張被窸窣窸窣的快速的翻過。

我想，第十三天了，牠已經度過了七十四年了吧。以人類的標準，牠已經是老先生了。我對牠說：「明天就是你的最後一天了。」

我注視著牠黑而多毛的身軀。那短小的肢體與觸鬚好像戴上了一層膠質的套膜，發出透薄而細微的光，廁所燈光在牠身上的反射光。白光照射下，顯得牠頭

上的觸鬚像是灰白的頭髮。這傢伙好老好老了，生命的最後一天了哪。牠還是一動也不動的，附在白牆上。

最後一天了，不必做點什麼嗎？不必和朋友們告別，不必和親人們擁抱，不必和情人親吻嗎？然而，本來就飛不太動的牠，還能飛嗎？我並不知道。關於牠老邁身體的任何奮力一搏之可能，我其實不敢想像。我知道那只會是徒勞而已。

後來，第十四天到了。同個位置仍然是動也不動的蛾蚋。

小黑蟲仍舊是同一隻。像是忠誠的守候著什麼似的。

我拿起手機要替牠拍照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的手拿著不穩，焦距調不好，手在抖。我閉住鼻息，深怕驚擾了牠。牠每分每秒正在急驟的老化中，快速的趨近死亡。咔嚓，我想這是最後一張了。明天牠還會在嗎？

然後，我想到妳已經不在了。想到了我們的承諾。那一些我們曾經想像著，想像當我們老邁的時刻，我們會怎麼樣擁抱，搓揉著彼此灰白的髮，生滿皺紋的臉頰，我們會親吻，然後做愛，笑著談談如何告別。想到這，窗戶外面仍是一陣一陣的雨。唰唰唰唰的刮落下來。這個季節潮濕的讓許多小黑蟲適合生存，但是卻令我感到胸口窒悶。那彷彿是什麼淡藍色的物事，像是在牆壁裡面汨汨流動的水氣，讓白色的牆壁生了壁癌，簇新的牆白漆大片大片的像泡腫胖大似的，慢慢的浮起來。

蛾蚋在其浮脹牆上，弓著老邁的身軀，黏附在水氣腫脹的白牆。吮吸似的在那光亮滑動的水痕上，慢慢衰老，直到死亡。房間的衰老好像也變得好快速，嶄新的一切，因為季節潮濕的緣故，天花板蔓生了一道一道的長條型黑黴斑塊，脹起的樣子像是拿一根棍子一戳就會滲出大量大量的水。或許會像雨。

如果植物不會被淹死，或許可以生長的像是巨大雨林，葉子大片大片的覆蓋視線，藤蔓鮮綠且巨大，不斷地成長，不斷地攀爬著，發出嘶嘶嘶的聲音。小黑蟲蛾蚋是不是也能像植物一樣，吸收著豐沛的水分，長大，跟人一般大，或者比人還大？

但是，牠們太短命了，還沒那麼大就會死的。我猜，妳或許會說：「所以牠們及時行樂。」或許不需要憎恨，或許不需要愛情。人生苦短，那些太浪費時間了。

盆地的天氣越來越冷了。我們的小套房最近清出了許多東西，大多是妳的東西，清理過後使得房間看起來空空的。我開始覺得冷。大部分時間我都會穿著厚重的衣服，棉褲，窩在棉被裡面，那張像是海一樣廣袤的記憶床墊。而我都在床上吃東西，用手機看書，看節目，玩遊戲，聽音樂。然後一動也不動。我好像也迅速地衰老，慢慢地在死去。現在我就像是蛾蚋。

妳或許會說：「那是害蟲。」我猜。

第十五天，我想，牠應該死掉了。

廁所燈亮開，光像是跌倒的樣子，閃閃兩下才亮起來。在那瓷白的馬桶旁邊，牠依然在那邊，像是一尊石佛。我不知道牠死了沒有。我將手機調整成照相模式，對著牠的身體——那黑色毛衣，頂著螢白觸鬚，翅膀如葉片脈絡分明，腹體圓潤

飽滿。像是吸飽了潮濕水氣，飽得一動也不動——咔嚓，牠依舊沒有反應。

我對牠吹了一口氣。牠掉下地板。

牠像是墜落在地上的一粒黑色毛線球，輕輕的也沒有什麼碰撞聲，可能有，但是細微以至於我沒聽到。牠的身軀小，但是細細的看，肢腳上的細毛，在白光照射下會發出微微的亮光，像是人類的汗毛。牠的腹部有一節一節的紋路，還有毛，像是有一層膜般的半透明毛衣在身上。牠躺在地板上的一灘水上。

我又吹了一口氣。

牠翅膀輕輕震抖了一下。還活著？後來我又吹了一口氣，大力的一口，牠從地板上被吹起來。

突然之間，牠躍起像是活著的樣子。這一次牠薄薄的翅膀振了一振，從地面飛彈起來，在空中飛舞了。牠滑翔起來。一對翅膀開敞著，輕盈的，優雅的，一襲黑毛衣像是體面的舞衣，悠悠地滑了一圈一圈，螺旋般的轉動，我感覺牠好像滑翔了一世紀那麼久。聚光燈下旋轉，那像舞，芭蕾。

有人說：「足尖上的詩。」牠是孤獨的舞者。

妳或許不會知道。此時此刻，牠那訣別的姿態，像是芭蕾舞者一樣，當牠足間輕輕的點在地板上時，燈光驟暗，便落幕。只是，沒有掌聲。